



# 朝阳沟60年： 永远的旋律 不变的情怀

雪后的朝阳沟一派清冷静谧的气息。近60年前，登封这个看似平凡无奇的小山村曾名震大江南北。它孕育了几代人传唱的豫剧经典《朝阳沟》，后来干脆以戏为名，更加深了彼此成就、不可分割的情感和文化联系。

新华社记者 刘雅鸣 双瑞

## 因戏得名 朝阳沟蕴含 百姓不变的情怀

“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”，“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，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”，孩子们稚嫩而一本正经的唱戏声回荡在朝阳沟上空。这是村里小学的戏曲课，每周一节雷打不动。41岁的村支书赵朝阳说：“朝阳沟的孩子不会唱戏，说出去惭愧。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朝阳沟的村民仍津津乐道于《朝阳沟》的演出盛况，并试图留住这份令他们骄傲的记忆。

赵银环是《朝阳沟》女主角银环的原型，尽管已经75岁，皮肤却隐隐透着光泽，身段模样颇能看出年轻时的风采。随着《朝阳沟》一炮而红，银环的名字街知巷闻。几十年来，慕名来找她的观众不计其数，即使这个朝阳沟的姑娘早就嫁到了外村。在杨兰春文化园附近，得知与记者交谈的就是银环，几名游客争相跟她合影。

身为青年突击队队员，十几岁的银环聪明爽利、朴实能干。下乡体验生活的杨兰春，毫不掩饰对这个农村小姑娘的喜爱，浓墨重彩地把她写进剧本。银环的人生从此改变——没有得到多少物质或荣誉，但她的心气不同了。

“我没啥成色，可不像舞台上的银环。”赵银环这么说着，但神情里却有一股不一般的劲头。多年来，她隐隐较着劲，总拿戏中的银环作参照。

对《朝阳沟》念念不忘的，还有被这部戏浸润多年的普通观众。

“我从小就听，很熟悉，老想到朝阳沟看看。”从河南禹州赶来的56岁教师段应祥说，《朝阳沟》属于一份独特的记忆。每年，上万名游客奔赴并非旅游景点的朝阳沟，怀着跟段应祥相似的心情。

“我们村是‘戏窝’，自古就有戏曲基础，但真正有名气还是在《朝阳沟》演出后。”72岁的村民冯书太说，朝阳沟原名曹村，经典曲剧《卷席筒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由于《朝阳沟》声誉甚隆，20世纪70年代，曹村改名朝阳沟。



《朝阳沟》舞台演出剧照：栓保和银环 资料图片

## 沾土带露 扎根创作演绎跨时代魅力

“亲家母，你坐下，咱俩说说知心话”，直到今天，《朝阳沟》的一些唱段还在民间广为流传。尤其是中原地区，从城市的公园广场到农村的田间地头，熟悉的旋律一响起，听者往往就不自觉地轻声应和。

尽管从未得过显赫奖项，首演时布景、道具总共才花了十几块钱，可这部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戏，却一直活跃在老百姓的口碑里。其秘诀无它，正来自于编剧杨兰春和演员们深深扎根乡村的创作过程。

“他来的时候正赶上抗旱种麦子，跟大家一样挑水干活，看见啥事就赶紧写在烟盒上。”68岁的朝阳沟村民赵万青回忆，当年他才七八岁，喜欢黏着这位城里的文化人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个个舍不得扔的空烟盒。

1957年，杨兰春到曹村体验生活。他白天劳动，晚上串门，听到有意思的就随手记下。村里现在还保存着一孔几尺见方的窑

洞，岁数大的村民说，干活的间隙，杨兰春经常在那里写写画画。

村里各色人物的脾气秉性、语言神态，杨兰春很快就摸得清清楚楚。1958年，成千上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他以此为背景，凭借深厚的农村生活积累，在极短时间内就写出了这部风靡全国的豫剧现代戏。

“戏都开演了，还没有名字，可把大家急坏了。曹村有座朝阳寺，村里沟沟坎坎也多，杨兰春一拍大腿说，就叫‘朝阳沟’吧！”冯书太绘声绘色地转述口口相传的逸闻，说到兴奋处眉飞色舞，亲热地像讲自己的家事。

其实，杨兰春和河南省豫剧三团的演员们初到村里时，村民并不欢迎。“那时候生活困难，添一口人就得添一碗饭，老百姓接受不了他们。”赵万青回忆，三团的人扫地、担水、下地，什么活都肯干，到他们走的时候，村民都舍不得，一个劲儿往他们包裹里装红薯、

玉米。

《朝阳沟》创作团队正因为扎根生活沃土，了解实际情况如何，人民真正需要什么，才有了接地气、传得开、留得下的优秀作品。多年来，戏中的男女主人公“银环”、“栓保”已更换了三四代，朝阳沟一直是河南省豫剧三团的生活体验基地。村民们热衷点评哪一代“银环娘”蹦得更高，也喜欢给“栓保”们提意见。每次到朝阳沟，演员们既饱受艺术源泉的滋养，又是一趟不忘初心之旅。

2009年，88岁的杨兰春病逝，遵他遗愿，骨灰一半运回河北老家，一半葬在登封的朝阳沟。村民自发为他集资修碑，负责张罗的冯书太说：“大家都想表示心意，拦都拦不住。”最后，墓碑的落款是朝阳沟全体村民。

根植于大地的艺术家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。

## 人欢马叫 朝阳沟有望“一辈子也住不烦”

近60年过去了，这个戏中人满怀豪情要“坚决在农村干上一百年”的地方，虽然有显而易见的变化，但相比周边村镇，并没有更多出彩之处，村容村貌甚至远不如几公里外的村庄。

“我们有这么得天独厚的资源，一直没好好利用。”朝阳沟所在的大冶镇党委书记王志斌不无遗憾。

走遍朝阳沟的房前屋后，几乎没有多少可以满足这种情怀的景物。除了杨兰春文化园，只有一座孤零零的“银环亭”，在荒草映衬下显出破败之色，餐馆、旅店等服务设施更无迹可寻。只有村民土地流转后建起的森林公园，营造出些许戏里描绘的山

村风光。

“游客来了都说可惜，没开发，也没吃没喝。”赵朝阳说，朝阳沟有3400多口人，土地流转后，村民大多去了附近的企业打工。

朝阳沟最具现代感的是横跨朝阳沟水库的大桥。这座斜拉桥位于连接郑州与登封的一条交通要道上，据说创下了多个亚洲之最，被视为当地的地标。

“朝阳沟的面貌很快会有一个大的改变。”谈到未来，王志斌顿时精神振奋。多年来，由于朝阳沟名声在外，前来谈合作开发的企业很多，始终没拿出满意的方案。2017年6月，当地终于与合作方签订协议，

将立足朝阳沟特色，投入巨资打造戏曲文化小镇。

目前，朝阳沟主街道两侧的房屋改造整修已提上日程。3至5年内，戏曲小镇的核心部分将会建成，旅游、地产、养老等各项设施也将不断完善。

“人欢马叫，干劲十足，不断向前。”王志斌用几个热气腾腾的词概括理想中的朝阳沟。他说，豫剧《朝阳沟》所蕴含的昂扬斗志、淳朴情怀等真善美之光，在今天仍应该发挥作用。他希望这个山村在新时代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，有一天真能像戏里唱的那样，让人“在这里一辈子我也住不烦”。